第二十一章

出国吗？林觉民意识到，自己将彻底和她分开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席卷全身。

“不，不要去。”他下意识拉住了少女的手。

“我告诉吴家乐，他也是这样说的。”林安瑭没有动，“作为好朋友，我希望你们能高兴，毕竟我是去追寻我的梦想。”

少女抽出双手，走上了阳台。

“我出生于淤泥，看着陈列柜高贵的她们，最终会有人拥有她们，而我只是淤泥中挣扎的蝼蚁。”少女回过头，绽放出令他心碎的微笑，“以前我抽烟喝酒打架，现在我正在努力变好呢。”

他听到少女的声音带着轻柔的微风，却撕扯着他的心脏。

“什么时候走？”林觉民说着，但感觉仿佛不是自己的声音。

“下个月吧，申请已经递上去了，应该是五号左右。”少女轻声说道，声音里听出有点舍不得。

“不要走好不好。”林觉民努力地克制着心里的情绪。

林安瑭走过来，坐在他身边，“替我照顾好小沫，她是个敏感的女孩，你要多注意她的情绪。”

“她不用我照顾，她有周归璨照顾。”

林安瑭看着他，微笑着摇了摇头，“我看得出来，她不喜欢周同学，而且我知道她是一个很倔强的人。”

林觉民看了眼台历，发觉已经十月下旬了。

林觉民走后，林安瑭好像身体失去全部力气一样，倒在了沙发上。她看到急救室的莫小沫的时候，她心痛如刀绞，这个时候她才明白，林觉民在莫小沫心里的位置有多重要。

”是啊，在一个女孩子最无助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强有力的臂膀，她怎么会不爱上他？“林安瑭躺在沙发上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
在她从医院出来，就给母亲打了电话，说自己要出国，母亲立即同意。可挂了电话的她心里却丝毫没有开始新生活的喜悦。她回到林觉民的住处，悄悄拿走了自己的东西，并留下了那张纸条。

写纸条时候的林安瑭心情很复杂，这段时间与林觉民的相处中，她好像习惯了这种生活，突然想到要离开他们所有人，去异国他乡，她心里就隐隐作痛。

没事的，这不正是你的愿望吗？况且小沫那个傻姑娘，竟然会吃我的醋，我还是离开的好。林安瑭心里想着。

林觉民回到住处，范宇正趴在地上做着俯卧撑。

“你胳膊好了？”林觉民问道。

“这算个屁。”范宇一边喘着气一边说，“那个女孩哪里去了，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。”

林觉民点上一支烟，坐到了范宇旁边的沙发上，“她要出国了。”

“出国？异地恋可完蛋了。”

“异个鬼的异地恋。”林觉民一拳头狠狠砸在茶几上，“她是故意在躲着我。”

范宇站了起来，疑惑地看着林觉民，这时候房门被敲响了。

“这不来找你了。”范宇看着门说道。

林觉民却皱起了眉毛，范宇忽然意识到什么，脸色一变，手伸向床上的衣服里。

林安瑭有钥匙，不会敲门的。

“谁？”林觉民喊了一声，外面没有回答。他看着范宇小声说，“衣柜后面有个夹层，你先去躲着。”

“要是那些人，你一个人对付得过来吗？”范宇有点担心的问。

“打不过还能跑，你就躲里面，他们搜不到的。”林觉民话音未落，就听到门外一个声音响起。

“林警官，你在家吗？”是胡小雯的声音。

两个人都松了口气，范宇仍然打开衣柜钻了进去。

“你干嘛？”林觉民奇怪地问道。

”还不能让她知道我在哪，那群人在外面找我，这样容易让她陷入危险，这段时间我要尽量避开她。“

”林警官，你在家啊。“胡小雯看着打开门的林觉民，”你和小瑭怎么了？她怎么突然要出国啊。“

”没怎么，她要出国就让她去呗。“林觉民冷淡地说，转身走进客厅。

“你俩吵架了？”胡小雯跟了进去，“男女朋友之间，吵架很正常，你去哄哄她就好了。”

“什么男女朋友！”林觉民强压着心中的怒火和心痛，他无力地坐下，“她从来都不是我女朋友。”

胡小雯被林觉民的语气吓了一跳，许久，她才小声问道，“你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告诉我嘛，我给你们出出主意啊。问小瑭，她也不说，问你，你也不说，两头倔驴！”

“我们之间真没事，你回去吧。”林觉民深吸了口气说道。

胡小雯看也问不出来什么，于是叹了口气，”今天来还有件事，这两天我一直没见到他，你知道他去哪了吗？打电话也不接，他家里也没人“

林觉民愣了下，明白她说的”他“指的是范宇。

”他啊，他被我派去执行一个重要人物去了，这几天你不要去打听他的消息，他的任务绝密，你可能会害了他。“

胡小雯惊讶地啊了一声，”那他不会有危险吧。“

”没事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个任务不危险，他现在很安全，我想你保证。“林觉民坚定地说，他的语气很真诚，令胡小雯很容易相信了。

女孩点了点头，说了句，我先回去了，就转身离去。

”如果他回来了，告诉他我会在那个地方等他。“走出大门的胡小雯回头说道。

林觉民点了点头，目送她走开。藏在衣柜里的范宇双手搓着脸，他心里明白，女孩口里的那个地方就是半湾广场的大书雕塑。

夜深了，林觉民仍然没有睡意。无论他将意思表达地多么清晰，那个女孩仍然只是将他当作好朋友，最多是超越友谊恋人未满的状态，可他却像吸了一口名为林安瑭的海洛因一样，再也无法离开她生活。

他总是认为，两个人的恋爱，是互相吸引，互相认同，感情到了，自然水到渠成，如果还要刻意说出来，那就是画蛇添足了。可是那个蠢蛋怎么就理解不了呢？

林安瑭同样没有睡着，她躺在床上，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，回放着这段时间以来的记忆，有快乐的，有悲伤的，有难受的。

慢慢她睡着了，却做起了乱七八糟的梦来。

她站在一片广阔的星空下，看到林觉民和莫小沫手拉着手，站在她的面前，两个人向她挥了挥手，嘴里说着什么，她却一点都听不见，她心里很着急，想走上前去听清楚，却发现那两个人离她越来越远。

她想大喊，却仍然听不到任何声音，她看到林觉民俯下身子，吻上了莫小沫的额头，后者则带着一脸幸福的微笑。一瞬间，她好像被全世界抛弃一般，感觉到了彻骨的孤独感。她努力忍着泪水，想跟林觉民说一句话，可是全身无力，她跌倒在地，却始终无法站立起来。

她趴在地上，脑海里全是林觉民和莫小沫深情对视的画面。她努力抬起头，却看到林觉民躺在地上，双眼无神地望着天空，腹部一个血窟窿正在汩汩冒着鲜血，她的心脏一瞬间好像被人紧紧握住，她看到莫小沫跪在他身边，放声大哭。她努力走过去，却看到跪在他身边哭泣的却是自己。

她醒来了，感觉到眼眶里湿湿的。她心烦意乱，拿出了手机，看到手机上一条未读短信，她打开，看到是来自于林觉民-”不要去好不好？“，时间是在林觉民来找自己之前。

她看着自己和林觉民的信息记录，手指按着方向键，向上翻阅着。

“呀，这是哪里？“

“半湾广场啊，你有空吗？我带你放风筝啊。“

这是林觉民邀请自己去放风筝。那天她送妈妈回去以后，看到林觉民的邀约，便立刻向半湾广场赶去。她买了两罐饮料，远远地看到那个青年坐在木台上看着天空，她轻快地跑起来。

她原本想欺骗他，害他喷他自己一脸饮料，可是他却发现了，反而喷自己一脸。她又想到两个人倒在地上，额头撞在一块的狼狈样子。

”为你，千千万万遍。“他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。

她接着往上翻。

“你妈妈相信了吧。”

“你真会演，我差点都认为是真的了。“

“我以前当过卧底，当然要善于骗人咯。“

“那你说的话里，有多少是真的。“

“跟你说的话几乎都是真的。“

“那就还有假的咯？”

“昨晚上我就对你说了假话。”

“哪一句？”

“其实我不止喝了一杯啤酒。”

“切，我当然知道。”

“还有一件事，我也骗了你。”

“哪一个？”

“在楼下，我并没有睡着。”

这是妈妈过来那天，自己交代他不要出声，可笨手笨脚的他却弄出了动静，虽然最后脱了身，但仍然惊险万分。

最后一句令她想到那天晚上，那个喝醉酒的青年，将她揽入怀中，亲吻她的画面。他也会亲吻小沫吗？会的，他们会成为一对很好的恋人。

她感觉到一种窒息感，就好像一个孩童，突然弄丢了自己的玩具的痛苦，在这个深夜，人类感情最敏感的深夜，她再也无法用坚强掩饰自己的懦弱，低声抽泣起来。

少女似乎明白了一些林觉民在听到自己住在阿乐家里时候的心情，她一直当作好朋友的林觉民已经超过那些和她一块长大的朋友。

”早。“林觉民黑着眼圈对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范宇打招呼道。

”都下午了。“范宇指了指厨房，”有吃的，自己去拿。“

”不饿。“

”你吃石头了？昨晚上什么都没吃，现在还不饿？”

林觉民不说话，一个人走出家门，四处先逛起来，不知不觉走到了半湾广场。下午的阳光正好，海风吹拂着，漫天五颜六色的风筝。他张着嘴，抬头看了半天，低下头，一边走着，一边踢着沙滩上的沙子。

临近傍晚，他又走到了一条街，各个店铺都在街上摆起了椅子桌子，很多人都坐在这里，吃着喝着，开怀大笑着，而只有林觉民，被整个世界抛弃。

他随意找了张桌子坐下，对过来的老板说，“先来一箱啤酒。”

“好嘞，要吃点什么？“

”吃点什么？“林觉民愣了下，感觉自己一点都不饿，”随便吧，来一点烤串，随你便吧。“

很快东西都上来了，林觉民却只是拿起酒瓶喝了起来，一瓶跟着一瓶，引得周围众人侧目。

很快，他感觉到酒精占据了他清醒的大脑。

“酒真他妈是好东西。”林觉民赞叹道。

他摸了摸地上的三个酒箱，发现全是空瓶子。

“该走了。”林觉民嘴里嘟囔着，晃晃悠悠地向半湾广场的那条河边走去。

那条河在缓缓地流淌，冷眼地看着时间的悲欢离合。他坐在岸堤边，控制不住想往地上躺。

在他快倒下的时候，一双手臂扶住了他。

“唉，喝了多少啊。”一个女声在林觉民耳边响起。

林觉民努力睁大眼睛，却始终没法看清来人的脸。他只感觉到那个女孩努力支撑着他的身体，“我送你回去吧。”

“小瑭，我要去找她，我要说清楚。”林觉民口齿不清地说着。

“先回去吧，你都醉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说啊。”林觉民看清了来人的长相，正是莫小沫。

女孩皱着眉头，带着令人心痛的表情看着他。

“小沫，小瑭她要出国了你知道吗？我不能让她走！”

小沫脸上浮现着复杂的表情，“觉民哥哥，我只问你一句话。”

林觉民用力摇了摇头，头晕地感觉并没有减轻，“你问吧。”

“你。。。”女孩低下了头，深吸了口气，“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？哪怕一点点。”

酒精只是麻痹了林觉民的小脑，令他的植物神经紊乱而导致站立不稳，而大脑却始终清晰，女孩的这句话令他不知所措。

许久之后，他缓缓点了点头，在女孩喜形于色的时候，他接着说，”你长得漂亮，人还善良，我的确喜欢你，但并不是男女之间的喜欢，我对你的感觉，就好像是面对着一盘我喜欢吃的水果，我很愿意和你在一块，可即使你不在，我只会担忧你，而不会痛彻心扉。而她，却好像是海洛因，离开了她，就好像抽干了我身边的空气一般。“

女孩的泪水掉了下来，她只是站在那里，没有发出声音，没有抽泣，没有捂脸，没有擦泪，只是低着头，任凭泪水滴落下来。

”这就足够了。“再次抬起头，女孩楚楚可怜地表情上带着一丝微笑，”觉民哥哥，你能抱我一下吗？就好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候那样。“

女孩第一次见到林觉民，是在处理她父亲的遗体。车祸死亡的莫父尸体被挤压地惨不忍睹，在他被抬出汽车的时候，林觉民轻轻抱住了身边的莫小沫，将她的脸靠在自己的怀里，避免让她看到最心痛的东西。

林觉民揽过莫小沫的肩膀，将她的头靠到自己的怀里，莫小沫抬起了头，”能吻我一下吗？“

林觉民摇了摇头，”周归璨是个好孩子，你要把自己最好的状态留给他。“

莫小沫只是努力抱紧林觉民的腰，”先不要提到他，好吗？“

突然，莫小沫将手抬起，放到了林觉民头后，轻轻往下压，自己的头凑了上去，两张唇轻轻地贴合在一起。一瞬间，林觉民只感觉到了恐慌，莫小沫在他心中就是自己的亲妹妹，这样亲密的动作，令他芒刺在背。他轻轻挣脱莫小沫的怀抱，却看到前面有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那个人愣了一下，转身离去。林觉民推开莫小沫，赶紧追了上去。

”小瑭，你等一下。“他拉住少女的手臂，少女回过身来，带着一个大大的微笑。

”看来你们俩发展很快嘛！都亲上了。“少女带着丝丝调侃的意味。

”我。。。“林觉民不知作何解释，”我已经告诉她我不喜欢她了。“

”你不要这样，你忍心她那样痛苦吗？“少女收起笑容，认真地看着他。

”那你忍心看我这么痛苦吗？“林觉民声音高了起来。

莫小沫走了过来，她拉住林安瑭的双手，”小瑭，我先回去了，你照看好他。“

”我送你回家吧。“林安瑭只是轻声对他说道。

林觉民看到她并不想提这些事情，也只好闭嘴。

林觉民睡下后，林安瑭并没有回去，她坐在沙发上，手指插在头发里，泪水一滴滴地滴落。她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？她确信自己喜欢上了那个平日里油嘴滑舌的警官，然而，自己的好朋友莫小沫也喜欢上了他。

原本，她认为自己的喜欢不过是朋友之间的感情，而小沫的情感却是那么地深刻。她认为自己可以轻易地离开他，然而却发现做不到。

如果自己留下，那么莫小沫就会陷入极度的痛苦，她失去了她的父亲后，林觉民是她唯一的依靠，她实在不忍心剥夺小沫的最后一点依靠。而如果自己离开，那自己喜欢的男人则会陷入极度的痛苦。

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她心里的痛苦在不断堆积，令她无法呼吸，她努力地深呼吸，却感觉不到新鲜的空气。

一束阳光照在林觉民的脸上，他睁开眼睛，宿醉令他头痛欲裂，他跳了起来，看到手机上一条短信。

”这几天让我们都安静安静，不要来找我，也不要再喝酒了。“

林觉民深吸了口气，无力地倒在床上。

（作者按，今晚发生了一点其他的事，心里有点难受，先写到这吧。）”